

戰

國

紀

年

戰國紀年卷五

閩中林春溥鑑塘集

赧王下

壬午三十六年秦白起攻楚取鄢鄧西陵

白起傳作拔鄢鄧五城秦本紀曰取

鄢鄧救罪人遷之

○秦置隴西郡

水經註

○趙廉頗將攻齊

趙世家○廉頗傳曰破其一軍按是時齊僅餘兩城至五年始復而趙世家廉

頗傳中問書攻齊取地者不一而足論者多以爲疑然放燕師以破齊樂毅先還秦韓之師而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是其所下者未必盡爲燕有且是時燕方注意攻莒卽墨而趙與齊近乘間取其邊邑亦非燕所能禁據國策鄒忌謂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是在威王之世已然況宣湣以來取燕城宋割楚淮西北侵三晉拓地愈廣而謂七十餘城之外惟餘莒與卽墨其

他別無可取豈其然乎史記紀事往往各不相蒙正以羅網舊聞難主一是後人未可舉一廢百也

秦趙會於澠池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憚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相如始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

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燕伯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侯入臨淄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望諸君

燕昭王薨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

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之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焚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
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
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
也汙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
人子之禮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
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
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燕策曰趙且伐燕
蘇代爲燕謂惠王
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箝
其喙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
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
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
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

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 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

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田單任貂勃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語王曰燕之伐齊楚使將軍將萬人佐齊今國已定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語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願王察之異日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勃稽首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安平君以惴惴卽墨三里之城五里

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
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
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
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兼作掖邑田
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
弗謝而去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
挂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
將軍之在卽墨織黃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
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
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
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田單以

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
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
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楚攻齊之南陽魏攻
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
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
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計猶且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
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故爲公計
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燕王必喜功名可立也意者捐
燕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
久存此亦一計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燕將見書泣
三日猶豫不能決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策作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伺伺而去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

連欲爵之魯連逃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

世肆志焉余魯連傳齊策○按書中有引燕將栗腹之

元年然田單已於趙孝成王元年故通鑑載在秦孝文王

齊乎余有丁曰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

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爲補撰其說是矣今附

於此並削去引栗腹語庶得其實又按孟子魯欲使慎

子爲將軍慎子慎到也慎到以潘王矜功不休去齊見

鹽鐵論其在魯當在潘王滅宋之後所云一戰勝齊遂

有南陽與此楚攻齊之南陽當一時事索隱曰南陽卽

齊之淮北泗上地正與魯鄰魯之欲取疑在潘王奔莒

之日而楚未攻南陽之前故呂氏春秋曰齊以東帝困

於天下而魯取徐州是已若前此潘王方強魯豈敢橫

挑強魯懼此事距孟子之卒已初孟嘗君西合於秦

趙與燕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

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史記短長

之爲燕謀齊也燕師劔騎却斨七十二城復爲齊於是

襄王相安于君而普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夫若不知所

若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
藹之社而毋恐乃屬其客勝焉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
而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聞諫安平君曰薛公以齊
市燕今又中立弗臣請以歸燕之勁而萬家壯男子二
護受教因相與覘兵食勝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爲
客三千人其半餽使客也薛公曰薛公壯男子二
兵三十六萬而不可曰楚銳來救若何日更請以十萬塞
其救道安平君不憚曰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
足也請緩之久之馮驩乃使以二乘爲秦裝也者而使以
薛迎孟嘗君君謝而去之而泄之以安平君有頃又使以
十乘爲趙裝至薛亦如之而使客董之以一乘爲楚裝者夜
請論而內之與薛公室而使客董之以一乘爲楚裝者夜
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謂曰君知楚使之繁薛若以姦得罪
乎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請納甲十萬於薛而以四五十
萬繼之欲得薛公薛公外疆以界齊江漢之漕而薛以四
倍薛而酬薛公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共不獲
成也而圖之安平君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
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
孟嘗君請爲伯仲之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邦以世世夾輔齊之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君絕嗣齊襄王復國故附於此非謂卒於是年
也綱目直書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
卒殆未攷

六萬餘家

本傳○齊策曰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君曰文未得其人故也對曰君之廢馬

百乘無不被編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騾耳哉後宮

十妃若編紵食梁肉豈有毛鷹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

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說苑曰雍門

子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

門子周曰臣之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

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

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威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

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薛譬之磨蕭斧而

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

未三十七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東至楚徙都陳秦

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封起表在後一年秦策白起對昭

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故起得引兵深入發梁焚舟以

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莫有鬪志

是有功也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臣請避於

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辛至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昔者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楚策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富於王室穰侯傳

○周君如秦

秦本紀

○秦楚會於襄陵

秦本紀

○趙徙漳水武平西

趙世家

甲申三十八年秦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白起遂定

巫黔中置黔中郡

○趙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

趙世家

魏侯遼卒

子圉立是爲安釐王

乙酉三十九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

表作南城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趙將樓昌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使廉頗將攻幾取之

趙世家○按廉頗傳稱會涓池之二年頗復伐齊幾拔之疑卽此事而訛魏爲齊且誤前一年耳幾是魏邑不屬齊也

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無忌者安釐王異母弟也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公

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
博欲召大臣謀之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
已而果然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以此知之是後王畏公子之賢
能不敢任以國政信陵傳

丙戌四十年

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丁卯○漢律歷志

秦魏冉伐魏至大梁韓暴爲救魏策作敗走開封斬首四萬魏

納八城於秦

秦本紀云魏入三縣諸和魏世家云拔我二城

秦復伐魏圍大梁魏

又割溫以和

穰侯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
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
下三十萬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

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穰侯傳

穰侯攻大梁乘郢北魏王

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

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

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

計者勿攻便

魏策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趙王不

聽虞卿入王曰今者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

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

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

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

過

趙策

虞卿謂趙王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

王誠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

事可移於趙趙王從之魏王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
痤獻書魏王曰死者不可復生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
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遣信陵君書曰痤雖不肖故
魏之免相也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
割則君將何以止之信陵君遽言之王而出之魏策○
類附在後九年而文
略今故以策爲主

○趙廉頗將兵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

趙世家○房子廉頗
傳作防陵在後二年

丁亥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

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

穰侯
傳

○趙燕周將攻齊昌城高唐取之

趙世家

魯侯賈卒

子譽立是爲頃公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攻韓華陽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

以和

秦本紀在前一年趙世家作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亦在前一年魏世家作秦破我

及韓趙殺十五萬人穰侯傳作攻趙韓魏斬首十萬白起傳作攻魏拔華陽春申傳作白起攻韓魏敗之華陽

禽魏將芒卯各不同

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弗救韓相國使陳筮

策作田荅

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曰未急也韓急則將變而他從

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

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

作孟卯

虜三將表及白起傳並作得三晉將

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

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

春秋後語作段干木

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

策作孫臣

謂魏王曰欲璽者段

千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
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
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
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脩武○秦敗魏於華魏王且
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
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
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
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魏策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
秦本紀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
作胡陽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秦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乃按兵告於秦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按兵目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蘇代爲齊甲四萬大國義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云云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於秦故曰必不益趙甲以伐齊矣於是穰侯引兵歸穰侯傳

○秦破華陽約

徐廣曰一作厄

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

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成周因謂

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周本紀

韓侯咎卒

子立是爲桓惠王

○趙取東胡歐代地

趙世家

○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

秦本紀

○渭水大赤三日

水經注引秦本紀五行傳引史記同

○楚黃歇使於秦

據通鑑增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勢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棋是也今大

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

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

使盛橋

策作成橋始
皇紀作成橋始

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

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

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邢

策入
作人

無邢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

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

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

新序
作磨

之北

策有屬之
燕三字

注齊

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

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

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疆韓魏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衛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慮莫如善楚秦

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己丑四十四年燕伯卒

子立是爲武成王

燕將

索隱引作相

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索隱曰

樂資云其王即惠王燕世家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疎也按此則二十八年當作二十七

秦魏韓楚伐燕

韓字據秦本紀燕楚韓世家增

楚使左徒黃歇侍太子完入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

○趙徙漳水武平南河水出大潦

趙世家

○趙封趙豹爲平陽君

趙世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韓非子

庚寅四十四年趙蘭相如伐齊至平邑

○趙罷城北九門大城

趙世家○袁宇記鎮州九門縣引史記云趙惠文王二十八年蘭相

如城九大城是也

辛卯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破之趙封奢爲馬服

君

趙表云秦拔我關與趙世家及奢傳皆云秦圍韓闕與而奢救之大破秦軍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率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闕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間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瓦屋盡震有一中候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

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奢善食遺之閒遣報秦將大喜奢旣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厯請以軍事諫奢進之厯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厯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頗同位以許厯爲國尉○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卬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秦本紀作胡傷在明年策與此台爲微一事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秦敗於關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趙策○按前六年廉

頗取魏幾幾自是屬趙此仍書魏者蓋亦春秋書宋彭城鄭虎牢之例與

秦伐齊取剛壽

秦本紀穰侯傳並在前一

穰侯言客卿竈

秦策作秦楚擊我剛壽

邑

韓非子曰穰侯趙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

秦滅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

胡從匈奴傳增

○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策作

原爲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

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周本紀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弊則令不行矣

周本紀
秦周策

秦以范雎爲客卿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操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弗信待命歲餘雎

上書願得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王見之離宮雖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雖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事已寡人乃得受命雖辭讓王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睢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

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壬辰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秦上郡大飢山木盡死人無所食蟬食田苗

太平御覽引洪範五

傳行

癸巳

四十七年秦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秦本紀在後二年

始用范雎之謀也○秦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救之趙

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

○不追韓也
秦策

甲午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悼太子死於魏歸葬芷陽

秦本紀

乙未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

魏世家作鄭丘
六國表作廩丘

秦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

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

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

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

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

范雎傳作滎陽

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

也王曰善

秦策范雎傳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

使人求救於秦秦救不出唐雎年九十餘見秦王曰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乃引兵而去

策魏

秦拔魏郢上秦

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就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旗

策作中期說
范作申旗

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

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願大王之必勿

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世家

秦伯廢其母不治事出魏冉辛戎公子市公子惺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之有孟嘗君

策作田單

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

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

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

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

太后逐穰侯

皇極經世曰罷穰侯相國及宜太后權

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

秦策云王謂雎曰昔齊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

吾得子亦以爲父

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己死

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閒步而

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

贈之遂爲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

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

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

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

具請諸侯賓客坐賈於堂下置菹豆於前而馬食之使

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還以告
魏齊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雖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
莫能內臣於函谷關王召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又任鄭安平爲將軍雖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秦王欲爲應侯
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
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
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平原傳曰虞卿因於梁乃
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趙王卒取其首
揣摩政謀凡八篇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集范雎傳載此事在趙孝成王時通鑑因繫在報王五十六年
並誤平原乃孝成之叔此云王弟則在惠文之世明矣
今故正之於此至虞卿既棄相印而後猶與趙謀事古

史以爲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是也

趙侯何卒

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史記志疑曰莊子說劍篇有趙文王太子慳若太子卽孝成則丹有二

名矣

趙以公子勝爲相

丙申

五十年秦伯母芊氏以憂卒

葬芷陽酈山

秦本紀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

令曰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若死者無知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乃止

秦策

九月穰侯出之陶

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牛車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

范傳曰史記

封陶輻重千有餘乘昭王怒曰穰侯相三十年不爲客

而爲穰侯必僂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信客

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大穰侯相而大楚韓魏

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夫客卿之所爲穰侯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穰侯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

秦伯以子安國君柱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人曰

必以長安君爲質孔衍曰長安君太后不可齊師不出

卒於陶秦復收陶爲郡穰侯

穰侯乃得良死

秦伯以子安國君柱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人曰

必以長安君爲質孔衍曰長安君太后不可齊師不出

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警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
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
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
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

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
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
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
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
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

徐廣曰陽一作人

又伐韓取注人

燕封宋人榮益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
城合廬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
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

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予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且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僕已言之僕主矣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趙強則齊不復霸矣曠日持久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王說之以爲代郡守居無幾何人告之反王方饋不墮食告者復至王不應已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

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是後爲王從事

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趙策

○秦伐韓少曲高平拔之

范雎傳

齊侯法章卒

子建立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

以故十餘年不受兵

從齊策增

丁酉五十一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斬首五萬○白起傳云攻韓陘城拔五城韓世

策云秦拔我陘城汾旁范雎傳云秦拔韓汾陘因城河上廣武

○趙惠文后卒

趙世家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文后孝威太后

書未發威后問使者

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

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

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策

○趙以田單爲相

趙世家

相平都君田單

元作都平鮑改大事記作安平案後四年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云云當卽

單也宜從鮑

問趙奢曰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

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趙策○策首標趙惠文王三十年然其時單未相趙也今據趙世家繫此

戊戌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

秦本紀作南鄭

攻絕太行道

秦王謂公子他曰

古史曰他或作池

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

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

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吾將伐之何

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

從古史增

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

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

恐使陽城君請効上黨以和上黨之守靳黈曰人有言

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王有令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

不能則死之王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乃使馮亭代靳黈

趙策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子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

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今
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
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非計也
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
歇與太子謀曰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
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爲太
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請死王怒欲聽之應
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
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而楚王薨淮南子曰頃襄王好
昏亂其積至
昭奇之禍太子卽位是爲考烈王以歇爲相封以淮
北地十二縣號曰春申君春申君旣相招致賓客輔國
持權○唐雎見春申君曰君相萬乘之國禦中國之難

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桀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桀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夫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渝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策

己亥五十二年楚納州於秦以平

是時楚益弱

楚世家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韓上黨降趙

韓世家在前一年秦本紀是年五大夫責攻韓

取十城後二年攻韓上黨上黨降趙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策作七十願再拜獻之大王趙世家曰趙王夢衣偏裃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墮見金王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占之曰夢衣偏裃之衣音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墮者有象而無實也見金王王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使者至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

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嚴尤三將教曰平原君勳孝威王受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頭小而面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則不如持久足以當之王從其計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漢馮奉世傳云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長平說○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故

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吳師道曰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臨朝用事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不爲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

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

策作右上
葉召陵

與楚兵決於陳

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

丘城

索隱曰戰國
策作安城

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

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

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

陽

策作
舞陽

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

策作魏國
豈得安哉

夫憎韓不

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閒之

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圃中

策作十攻魏
五入圃中

邊城盡拔文臺隊垂都焚林木伐康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

策作乎關

所亡於秦

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

策作百

名都數百

策作十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

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聞之去大梁百里

禍必由

策作百

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

可得

策多而約二字

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

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

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

策作而

挾韓之質以

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策作無

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

策作大

時已通韓上黨於共

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魏世家

魏王問張旄

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魏策

○秦葉陽君惺出之國未至而死

秦本紀

庚子五十四年○秦王之南鄭六國表

○秦攻韓緹氏蘭拔之白起傳

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韓非子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齧攻趙上黨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於長

平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春申范雖傳並在後一年

秦左庶長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

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趙表在前一年廉頗傳在後一年齧因伐趙韓非子曰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

也王曰必趙軍數戰不勝止一裨將四尉趙樓昌請發

重使爲媾齊策曰秦攻趙趙令樓綬以五城求講於秦而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

曰王使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則齊無患

矣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

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時趙奢已死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

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口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龔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

然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

趙人大震

史記短長曰武安君坑趙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爲王車而御之既罷燕

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韋毛與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刀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爲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敗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關亦死降亦死等死關什伍乎而秦之強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跌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長平之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讎也

長平之

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王曰秦許吾以垣雍
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
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弭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
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
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魏策

○魏王聞子順賢

孔子六世孫孔斌也

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

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
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
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
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
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

與慮始久矣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
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不勝趙則吾
承倣而擊之勝趙則吾因而服焉於我何損子順曰不
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
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啍啍相樂自以爲安
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
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子曰魏王使子順連和於趙趙王燕問子順曰寡人欲
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謗之以所利而與之通市
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
之物是所以弱之之術也

寅壬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割地

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斡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

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趙

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且天

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

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

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

韓趙割地以和以休士卒王聽之鄒陽傳曰衛先生爲

韓趙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

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

誠上達於天故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聞之

由是與應侯有隙秦策曰應侯失韓之汝南王曰君亡

不然以告衆傲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爲

王將以韓之細誅奪君地傲尚奚生應侯拜曰願委之

卿傲以報王自是應侯每言韓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

寧王弗聽以其爲汝南虜也

秦

虞卿傳曰秦既解邯鄲圍

割六縣虞卿曰秦之攻王

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且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曰

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子何去之速也子順曰死病無良醫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即萊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

是王獨受秦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策安釐王十八年○策楚考烈王

二十二年春申君爲從長與趙魏韓衛伐秦而敗時秦王及六年而魏景閔王二年也策所言當是此時語而以爲安釐王十八年恐誤

○趙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

趙世家

○趙以靈亡封楚相春申君

趙世家

秦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武安君病不任行○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白起

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

糧以滅趙

韓非子曰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栗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有

功與無功俱賞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粟蔬而治

今三軍之俸有倍於前

而曰不可何也起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

罷結親燕魏連好齊楚其國內實其交外成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

秦策

約英

五十七年秦王陵圍趙邯鄲不克使王齕代之

王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
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
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
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
自命不行又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

應侯與武

安君語俱見秦策然白起傳數語足以括之故不錄

乃以王齕代王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
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

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
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
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
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矣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
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
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
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相

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

李同

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譌改也

說平原君曰民炊骨易子而食而

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從平原君傳增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

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

內應者以必鼓鐸爲信

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

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趙策○趙策曰建信君貴於趙公子

魏牟過趙趙王問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駟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懼懼乃草建信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懼懼乃巨恐秦折王之輔也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

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

魯通傳作止於蕩陰

名爲救趙

實挾兩端又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

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

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

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

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
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
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
之禮以號令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
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
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行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
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爲
卻軍五十里

通鑑考異以卻秦軍五十里爲妄故削之
今攷是時趙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

爲之卻三十里

策蓋因此

初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再拜問計侯生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

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
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
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
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鄙若不
聽可使擊之於是俱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
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
朱亥袖四十觔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
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
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燕伯卒

子立是爲孝王○古史註曰燕四十三君有二惠
恐不至此按左傳記簡公款甚明而

史記以爲惠公則其餘失實可知

○秦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

秦本
紀

甲辰五十八年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
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
君遂稱病篤不肯起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益發卒軍
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居三月諸侯攻王齕齕數卻使
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
意尙怏怏有餘言乃使賜之劍武安君將自剄曰我何
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本傳云以是年十
一月死國策甘羅
日去咸陽七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漢書司馬遷傳
里殺而殺之
事白起與訖趙長平軍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信陵君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

見之兩人不肯見乃閒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
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
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尙恐其不
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
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
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魏王
嘗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
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
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習與體成則自然
矣○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益地趙
王將益之地公孫龍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
國者以親也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
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
受封

趙策參
平原傳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

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
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
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
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
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
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
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
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

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策齊

秦攻

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按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

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昔者秦人攻懷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二十九年不相攻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秦策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

策云處
於郿城

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

不韋

策云漢
陽人

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說之曰

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
人子侯有秦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
質諸侯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
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
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君共
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
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策作秦王
后弟陽泉君而以
奇物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常日夜泣
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

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紀云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在此前二年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皇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行金六百勛與守者異人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策云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趙乃

遺之
微異

○秦張唐攻鄭拔之

秦本紀○史記志疑曰鄭疑鄭之譌趙地也

○秦王臨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

六千晉楚

徐廣曰楚一作走

流死河二萬人

史記志疑曰死字當讀爲尸古字通

用漢書酈吏傳安得求子死可證河汾河也

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

徐廣曰一

作曼此趙邑也

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

秦本紀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

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

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

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策○鮑曰魏信陵救趙

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寧地後志朝歌有寧鄉徐廣以爲起非也

○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
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是公重
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以收齊是周常
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周本紀秦周策

乙巳

五十九年○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六國表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在去

至新中

在是

秦兵去

楚世家

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

趙世家○徐廣曰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

秦將正義曰王說號也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

而卒

趙世家曰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據之州他本作周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

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

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
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
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卒○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
以避之名曰逃債臺洛陽南宮移臺是也帝王世紀○
索隱云赧法
無赧政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赧耳按
時二周君尙存安得不爲作諡紀年綱隱王是也

○趙徙父祺出趙世家

○燕攻趙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當作城五月拔之趙世家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
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敗趙長
平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
者易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而強秦
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

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趙策

○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劉氏造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

里

字季

漢書云名邦

父曰太公

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煇

母曰劉

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本紀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老學菴筆記

曰徐州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漢高帝生日王應麟曰是歲秦滅周而漢高祖生於

丙午

以後又七年兩周方俱亡今以甲子編焉

秦丞相范雎免

鄭安平之降趙也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

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敗三族秦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加賜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至是

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以不懌

秦策曰秦攻邯

鄭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不加賜軍吏而禮之稽不聽軍吏果惡王稽杜擊以反秦王大怒欲兼誅范雎雖請藥賜死而以相禮葬王弟後而善遇之王臨朝而數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乃西入秦本傳曰澤干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曰足矣去之趙見近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途聞應侯內怨乃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雖死無所恨澤曰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
計竊爲君危之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
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長爲應侯世世稱孤孰與以
禍終哉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遂
以爲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綢成
君

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

始皇紀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弗得則此非實也

遷西周君於懸狐之聚

索隱曰西周君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案拾地志引史記謂武公爲

秦所滅是遷懸狐者卽武公耳

文公乃東周公非武公子也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

春申傳作是年滅魯誤

楚伐魯取徐州

魯世家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遊學於齊

風俗通曰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

來遊學據此則史

五十乃十五之誤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乃適楚

春申君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

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

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

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蘭陵李斯嘗

爲弟子

參荀卿春申傳○家語後序曰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

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案荀子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應侯問

孫卿曰入秦當在適楚之前

客說春申君曰孫子也荀卿天

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春

申君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

荀子臨武

君與孫卿子謙兵於趙孝成客又說春申君曰夫賢者

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

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

謝楚

燕王薨子喜立

○趙城元氏縣上原趙世家

○趙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趙世家

丁未秦伐魏取吳城

天下賓秦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秦本紀○水經注

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命於秦

○邯鄲唐燒

趙世家

戊申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於鉅陽

己酉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懷君朝魏魏囚殺之更立懷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

堵故魏立之

衛世家曰魏立嗣君弟元君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則亦嗣君子也通鑑

從徐氏

庚戌秋秦王稷薨韓王衰經入弔祠

昭襄王卒子柱立是爲孝文王

秦記曰生五

尊唐八子

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以子楚爲太子

策曰王使子楚諷子

日少棄捐在外不習於誦王罷之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恐有怨心王奇其計乃立以爲太子

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

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楚世家曰春申君弔

祠於秦

趙公子勝卒

趙世家在前一年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傳

燕伐趙趙廉頗破之殺其將栗腹遂圍燕

廉頗傳在前一年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

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以問昌國君樂

閒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

史記短長曰魏武曰淺矣

昌國君之言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燕攻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燕收趙卽勝之是齊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卽勝趙而舉之得齊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燕旦夕之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怒不聽遂以有鄰代之敗王不聽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

秦將而攻代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王薨之

以足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乘
燕策曰趙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則樂乘趙將也與此不同趙世家又作虜卿秦樂聞蓋有訛脫樂
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
圍其國燕割五城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
將渠處和趙師乃解

○趙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

趙世家○本傳作假相國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

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本傳○史記短長說

日尉文君謂趙王曰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楚柱國景伯死

六國表

辛亥冬十月秦王柱薨

漢五行志曰秦孝文王五年旂胸衍有獻五足牛者案孝文無五年

亦異聞也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卽

位三日卒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秦記曰生三十二年而立

尊華陽夫

人爲華陽太后

策曰諸笑皆致秦邑爲養地

夏姬爲夏太后

○趙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

趙世家

燕王恨不用樂閒乃遣閒書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

樂毅傳

戰國紀年卷之五終